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池二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

池二

一

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

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  
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  
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

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

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

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  
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

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

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  
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還越州鏡清上堂  
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  
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  
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  
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  
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  
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鳥  
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  
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  
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  
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  
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

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  
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  
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  
山送捨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閻黎失口山僧

也三

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  
驚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  
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鷺  
俊鷺趨不及師曰閻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  
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  
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  
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  
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  
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  
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  
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  
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問凡  
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禱出私門

三

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  
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  
笑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  
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  
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  
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撻豎拂意旨如何師  
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真不得師  
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  
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  
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

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  
師曰出家行腳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  
終焉

越州鏗清寺道愆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  
歲不茹葷覩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  
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  
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麼則與一宿  
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峰  
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  
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  
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  
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  
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  
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  
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  
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

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  
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  
師曰道愆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  
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  
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愆布衲普  
請次雪峰舉漏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  
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愆鉢地去  
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  
北二  
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  
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  
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  
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  
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

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

愆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

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

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

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

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

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

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

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

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

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

光二

五

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

蛇蟲蟻蟎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

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愆泊作米價會却問

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

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

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

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

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

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

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

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

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鎧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

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踈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

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  
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  
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  
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  
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

池二

七

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

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  
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  
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  
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  
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敎下碧天問新  
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  
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  
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揭

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  
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  
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  
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箇落  
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眾動著也二  
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  
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  
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  
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  
是同相師將火筋挿向一邊法眼別云  
問不當理有僧引一  
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  
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  
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

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

地二 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

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

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立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瑤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參

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面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擣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

地三

九

瑠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

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口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

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因山後閻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

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劔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銛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地三  
+

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紙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蹣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

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閑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峰院主有書來招

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  
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  
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驥龍  
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  
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敲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相投請師接師  
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  
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  
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  
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  
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  
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  
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  
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  
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  
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  
下僧擬取峰便踢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踢這  
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  
便休去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  
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  
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  
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  
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  
除師以手擎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

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閻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閻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閻黎不是聽衆出去問池二

十三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閻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閻黎變身不得

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

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

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  
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  
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地二

古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  
雪峰山行見莘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  
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  
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  
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  
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  
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  
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  
真箇孽漢

福州僊宗院行璫仁慈禪師泉州王氏子上

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  
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  
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  
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  
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  
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  
地二  
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  
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  
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  
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  
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

曰不快禮三拜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乃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生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死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邱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

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

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

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

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鼎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

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跡

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閻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蝦蟆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  
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猪兒曰乞  
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  
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  
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閻黎即今在甚麻  
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干  
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  
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  
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  
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  
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  
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  
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  
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  
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  
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  
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  
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  
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

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

也二

十九

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

上宗乘師曰向闡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

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

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

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

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

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

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

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

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

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爲今時向上宗風

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

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

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

麼印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

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

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憇鶴師以兩

手鬪云鵠鳩鳩風大云鵠唳一聲喧字問駿  
宙羣雞莫謂報知時

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漳州鴟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

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

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

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

作野干聲

地二

二十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  
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  
棲蘆困魚止灤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  
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  
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  
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地三

三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  
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  
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  
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  
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  
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與

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  
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各別長  
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

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  
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  
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  
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堅第三際橫亘十方  
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  
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  
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  
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  
主輒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

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  
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  
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  
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  
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

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  
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  
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  
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  
初至雪峰廡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  
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  
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  
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  
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  
三  
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  
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  
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  
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  
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

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  
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  
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  
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  
日立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老鼠  
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說到浴  
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  
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  
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  
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  
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  
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  
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  
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設師一拳鼓山赴  
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

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  
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趣  
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  
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  
自有通宵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  
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  
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  
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臘猶有鄉情在師在  
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  
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畜生不消一踢保福  
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蔣  
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  
自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  
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自講一遍大涅槃經  
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

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闍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

而友立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

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  
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

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

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

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

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

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

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

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

三

三

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 音釋

惱芳無切音敷 嘔熾上音搘下音號 細爾

切音多也 恬也 𩫓也 當口切音斗與 尺充切音

奪衣也 𩫓也 同峻立也 喘也 烦懊居隘切音

符袁切音煩懊 璞解公麻也 畏也 畏也